市声:范成大诗歌声音描写的新开拓

姚　华

提要: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唐诗的抒情美学展开,注重论说“子规鸣”“猿啼”“疏钟”“夜雨”等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意象所具有的经典抒情内涵,研究范式较为单一。本文则以南宋诗人范成大为个案,试图展现宋诗在声音表现上的新开拓。以观照世俗生活的现实化描写为特点,范成大对“市声”这一与宋代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密切相关的新型意象进行了丰富的书写,深化了这一意象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范诗观照现实的精神与亲近世俗的情怀使其诗呈现出有违传统诗歌意境的书写特点。而利用“梦”的心理机制对现实之声进行错觉式的呈现,则继承了北宋诗人黄庭坚所开拓的艺术模式,在唐诗“情景交融”式抒情美学之外,探索了利用声音表现内心世界的新形式,体现了宋诗自身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　范成大　　声音　　市声　　梦　　心理描写　　宋诗

作者姚华,女,1987 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北京　100871)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5.01.011

声音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艺术作用。诗句的节奏、音调、用韵甚至韵脚的疏密都会引起“声情”之变,故作诗者有“音情顿挫”、“四声流美”等听觉上的美学要求。形式美感之外,对声音的描写还有渲染情感、营造意境的作用。流传很广的“推敲”故事,正是一个极佳的例子。“推”、“敲”二字所体现的并不仅是动作之异,更是声音之别:“敲字响,推字哑,故敲字优也。”①声音之别能够改变诗歌的整体意境,这个事实是被中国古代诗人所分享的。

当代学者在研读古典诗歌时,对这一点似乎注意得不够充分。已有研究虽也触及对古诗中声音描写艺术的讨论,但大多局限于一个维度——在唐诗抒情美学的统照下,讨论经典类型化意象所具有的情感内涵。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意指结合了诗人主观情感的物象。伴随着历史发展与文化积淀,某些具体的声音意象与特定情感产生了较为固定的联系:“于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词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反复出现的听觉意象:箫声咽、寒猿啼、更漏残、鸣琴、笛怨、捣衣砧声、梧桐秋雨、画角边鼓、杜鹃声声、月下闻钟、衰柳鸣蝉、柴门犬吠以及鸡鸣蛙鼓、莺啼燕鸣、流泉飞瀑等等。”②已有研究大多围绕这些类型化声音意象展开,讨论它们的情感内涵、象征意义和美学色彩。③

①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7 页。

② 引自廖国伟《试论古典诗词中的听觉意象》,《东岳论丛》1999 年第 6 期。

③ 相关研究例如廖国伟《试论古典诗词中的听觉意象》,《东岳论丛》1999 年第 6 期;江建高《哀猿子规啼不住,一声声似怨春风——唐诗声音意象初论》,《中国文学研究》2005 年 6 月;曹德宏、徐建华《浅析古典诗词中的声音意象》,《语文教育与研究》2008 年 1 月等文。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一视野固然重要,却并不充分。这样一种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认识,基于对唐诗抒情美学之典范性的认可,讨论的意象大多为自然之声,纳入研究视野的抒情范式亦多限于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等经典命题。古诗中的声音描写是否仅此一种形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诗人是否会注意到类型化意象之外的其他声音,将它们写入诗中,形成新的经典?除了直接寄寓情感,声音描写是否还有其他的艺术可能与诗学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南宋诗人范成大为个案,展现其诗在声音描写上的新开拓。这一选择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今人对范成大诗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内容:以《使金七十二绝句》为代表的纪游纪行诗,以及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为代表的记录田园生活、书写农事题材之作,视野较为有限。从"声音描写"这一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角度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探知范成大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丰富,补充现有研究。其次,范诗的艺术特点与宋诗发展的整体背景密不可分,体现了宋人有别于前代的观照方式与美学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切口,或可由点及面,加深我们对宋诗特性的认识。

一、观照世俗生活:现实化的声音描写

调动起听觉的注意力,以声音为线索阅读石湖诗集,不难发现:范成大是个对声音的存在及变化非常敏感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一日的生活往往起于对声音的感知。清晨是动静最分明的时刻,枕上的诗人尚未睁眼,用听觉感受世界。许多以"晓枕"、"枕上"、"晓起"为题的诗作,便记录了在这特殊的时刻进入范成大耳里的声响。例如催促晚起的诗人赶去办公的铃声:

窗明惊起倒裳衣,铃索频摇定怪迟。即入簿书丛里去,少留欹枕听黄鹂。①

诗中的"铃索"指的是公府阁中招呼官吏的绳铃。② 对起身已迟的诗人而言,频频响动的铃声仿佛带有一丝嗔怪之意,引得范成大辩称:"我马上就要投入繁忙的官务之中了,就让我在枕边稍稍留恋一会儿,听一听黄鹂的鸣唱吧。"与紧促的铃声及其所代表的繁冗官务不同,黄鹂之鸣是自由、闲适生活的象征。诗人想在如此惬意的世界多停留一会儿。

但窗外的声音并不永远是春日黄鹂优雅的鸣唱。事实上,范成大很少在诗中描绘带有理想色彩的和美之声。他用更为现实化的笔触,将许多世俗生活的琐碎声响纳入诗中。例如,他以"陆续满城钟动,须臾后巷鸡鸣"③之句描绘一天的开始,钟声与鸡鸣并无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们普通、规律,日复一日地响起,是世俗生活的时间标记。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之声,范成大分外地敏感。春天来临的时候,寺里的击鼓声会因空气湿度的改变而显得较往日分明:"想得春风连夜到,东禅粥鼓忽分明"④;而到了冬天的早晨,他又能察觉屋外动物的寻食之声不同于往日:"竹响风成阵,窗明雪已花。柴扉吟冻犬,纸瓦啄饥鸦。"⑤从声音中,范成大感受到了面对强大自然之力时动物的无助,而这无助之感,离他的生活是很近的,只隔着一道"柴扉",一片"纸瓦"。

假如,"与日常世界中的那些杂乱,无序的真实声音相比,艺术作品中的声音意象是有序而优美的"⑥,那么,范成大对声音意象的选择,则有意违背了艺术的"优美",体现出对"杂乱、无序的真实声音"的关注。这些书写常常是在传递现实生活的无奈与艰难。这也是因为,多病难眠是使诗人敏感于

① 《晓起》,《范石湖集》卷2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② 《太平御览》:"盖公府阁有绳铃,以传呼铃下有吏者也。"(卷338《兵部六十九》"铃"条)因此州郡长官办事的地方亦可称为"铃斋"或"铃阁"。
③ 《晓枕三首》,《范石湖集》卷23,第327页。
④ 《立春枕上》,《范石湖集》卷29,第408页。
⑤ 《十一月十二日枕上晓作》,《范石湖集》卷4,第43页。
⑥ 廖国伟:《试论古典诗词中的听觉意象》,《东岳论丛》1999年第6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声音，不由地“夜听蚊雷晓听鸦”[①]的主要原因。范成大自幼体弱，曾自书称：“余幼而气弱，常慕同队儿之强壮，生十四年，大病濒死。至绍兴壬申，又十三年矣，疾痛疴痒，无时不有。”[②]这一体质影响了他对声音的感知。在病中无眠的长夜里，世界显得尤为安静，平日里不会注意到的细微声响，于静默处一一浮现。这些夜晚的声音现实到令人无奈。例如，家中老鼠的动静，频繁出现在范成大诗中：

村巷秋春远，禅房夕磬深。饥蚊常绕鬓，暗鼠忽鸣琴。……[③]

黠鼠缘铃索，饥鸦啄井栏。不眠秋漏近，多病晓屏寒。……[④]

绕枕蚊相聒，翻缸鼠自忙。早衰秋梦乱，不寝晓更长。……[⑤]

一枕经春似宿醒，三衾投晓尚凄清。残更未尽鸦先起，虚幌无声鼠自惊。久病厌闻铜鼎沸，不眠惟望纸窗明。摧颓岂是功名具，烧药炉边过此生。[⑥]

能够那么清晰地辨别老鼠所发出的不同声响，又能从这声响中体会到它们丰富的动作、或“黠”或“惊”的神态，这该源自多么彻底的无眠与多么孤独的心境。老鼠显然是夜里世界的主人，它们从琴弦上跃过、翻缸找米、攀缘绳索、上天入地，“忙”得不可开交，缠绵病榻的诗人却对此无能为力，能够惊动这帮生物的只是“虚幌”，这又如此凄凉地显示出诗人“多病”的“摧颓”。再加上近有饥蚊之声环绕耳边，远有煎药的沸水之响作为病榻生活长久的“背景之音”——在这些“来自杂乱、无序的日常世界”的声音之上，范成大没有刻意附着鲜明的情感色彩，而是通过对声音本身的呈现，在诗中塑造一种强烈的现实感，让读者由之感受诗人的真实处境，体会病中人“化儿幻我知何用，只与人间试药方”[⑦]的无助无望。

无论“鼠声”、“蚊鸣”，还是铃声、鼓声、鸡鸣狗吠连同四处索食的饥鸦，这些意象并无崇高的美感，也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范成大将这些静静聆听的收获反复写入诗中，用声音还原他的生活世界。

二、“市声”：新型意象的生成与深化

将这一观照世俗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推广，诗人聆听的对象便从屋内扩至墙外，由自我延及社会，触及生活中更为复杂的面向。“市声”这一概念即泛指这些与市井生活密切相关的声音。这是一个在宋诗中开始得到关注的新型意象。范成大在“市声”中灌注的复杂内涵，则极大地丰富了外在现实与内心情感以声音为载体的交汇。

所谓“市声”，即“市井之声”的意思，一般指街市、市场等商业场所的喧闹声，由此衍伸，亦可象征普通人碌碌奔忙的世俗生活。狭义的市声则专指一种特殊的现象，即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为推销商品而为的吟叫。这是一个专属于宋诗的词汇——与唐诗相比，市声一词只有在宋诗中才得到固定的表达。[⑧] 明确注意到“市声”的存在并频繁提及，这是诗歌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如实回应和积极表达，与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在有宋一朝的新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在宋代发生了关键性地改变：“完成了由封闭式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的转变”、“以前那种坊市分离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商品交

① 《病中绝句八首》，《范石湖集》卷 4，第 46 页。
② 《问天医赋并序》，《范石湖集》卷 34，第 448 页。
③ 《病中夜坐》，《范石湖集》卷 4，第 42 页。
④ 《晓起》，《范石湖集》卷 17，第 236 页。
⑤ 《枕上作》，《范石湖集》卷 14，第 181 页。
⑥ 《枕上》，《范石湖集》卷 17，第 243 页。
⑦ 《病中绝句八首》，《范石湖集》卷 4，第 46 页。
⑧ 依据北京大学组织研发的《全唐诗》、《全宋诗》检索系统，《全唐诗》中并无“市声”一词，《全宋诗》中的“市声”词组则出现了 160 次之多。唐诗中偶尔可见“市井喧”这样的表达，如王维《早入荥阳界》“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平明四城开，稍见市井喧”等，意义与“市声”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没有商贩的吟叫声这层意思。且出现次数不多，并未得到专门的关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易活动渗透到大街小巷。”[①]坊墙推倒,坊里结构因此而变得模糊,“开放式街巷制”使得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发达的商业活动之间有着较前代更为紧密的联系,彼此交织汇融,市声成为市民生活无法忽视的背景式存在。因此,宋代诗人屡屡以市声鼎沸之状描述城市生活的繁华:“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②]、“水与天争一轮玉,市声人语两街灯”[③]。与此同时,这一意象也成为了宋代诗人寄寓情感的新媒介:“市声亦有关情处,买得秋花插小瓶”[④]——此处的市声取其狭义的叫卖之意,指卖花人的吆喝。城市生活的变迁,教会了宋代诗人从原本只具商业意味的声音中读出带有古典美感的秋思之意。

虽然在整体上,宋诗对市声的书写非常丰富,但就诗人个体而言,范成大对市声仍有区别于他人的关注兴趣和集中呈现,以其创作深化了这一意象的诗学意蕴。无妨以《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这一组特殊经营的有趣诗作开始,听一听进入范成大耳里的市声都有哪些具体组成:

> 巷南敲板报残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梦断,谁家风鸽斗鸣铃。
>
> 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闲居日出都无事,惟有开门扫地声。
>
> 北寨教回挝鼓远,东禅饭熟打钟频。小童三唤先生起,日满东窗煖似春。
>
> 起傍东窗手把书,华颠种种不禁梳。朝餐欲到须巾裹,已有重来晚市鱼。[⑤]

这一组诗作于范成大晚年退居故乡苏州石湖时期,写的是从拂晓之前到正午时分,不断从“墙外”进入“墙内”、构成诗人日常起居节奏的各种声响,以其对市井声音的丰富表现而饶具趣味。不过,更值得玩味的,则是范成大在诗题中以游戏之语描述的特殊关系:“墙外人物之声”偶然成为了诗人“饮食起居”的节奏,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进而作为呈现情感的元素出现在诗中。在这四首诗里,繁荣的市井生活于天未亮时便已展开,要早于诗人范成大的一日。打更声、诵经声、鸽铃声[⑥]、军鼓声、鸣钟声,连同菜市的喧哗、卖饼者的叫唤、鱼市重张的吆喝,一一从墙外传入,连续不断,生机勃勃。再看这组诗中诗人范成大的形象:徘徊床榻、缓缓晚起、闲居无事、因病烧药、华颠满头、发不禁梳……范成大将年衰与多病的感慨隐没于墙外的喧闹之声中,在纷纭的市声与自己的晚年生活形态间形成一种隐晦的对照。全诗以“朝餐欲到须巾裹,已有重来晚市鱼”结句。表面上看,晚市的重新开张与裹起头巾吃早餐的诗人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诗句所描述的似乎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然而,墙外之声从“早”到“晚”的频繁变化与快速流转,与墙内之人“三唤不起”的缓慢生活节奏之间暗成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流年之叹。闲居无事、体弱久病——在市声的参照与暗示下,这一传统抒情主题获得了一种极为新鲜的呈现方式。

上述诗中“饼师叫后药煎成”一句提及了市井小贩的叫卖声。宋代都市笔记中的大量记载告诉我们这一狭义的“市声”在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东京梦华录》描绘每日五更时分的开封景象,称“趋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⑦]。“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具不同”[⑧],丰富多样的吟

---

① 梁建国:《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② 陆游:《夜归砖街巷书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 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576 页。

③ 杨万里:《迓使客夜归》,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 10,中华书局,2007 年,第 540 页。

④ 陈起:《买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8 册,第 3080 卷,第 36762 页。

⑤ 《自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范石湖集》卷 27,第 377 页。

⑥ 南宋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提到:“东南之俗,以养鹑鸽为乐。……内侍畜之尤甚。粟之既,则寓金铃于尾,飞而陨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见《四朝闻见录》丙集“鹑鸽诗”条,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 年,第 97 页。)南宋人朱翌亦有诗《听鸽铃》称“天外鸽铃惊午枕”(《全宋诗》第 33 册,第 1862 卷,第 20872 页),可见鸽铃迎风鸣响,在苏州所在的东南地区是一种经常可闻的“地方性”声音。

⑦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 3,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17-118 页。

⑧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 9,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96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叫声无疑是一个城市商业繁荣、经济兴旺的表征，故《梦粱录》记录南宋杭州城，特意指出“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①。“盘街叫卖”的好处是“以便小街狭巷主顾，尤为快便”②，走街串巷的商人通过声音将时与物的信息散布于深巷之中，这也意味着宋代的市声离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距离非常之近，确乎只有“一墙之隔”。

城市笔记以客观存在的商业艺术看待商贩的吟叫，记录中并未夹杂明显的主观情感。范成大采撷市声入诗，却是将之作为一种诗意对象来感受的。在丰富的书写中，范成大充分发掘了市声所具有的情感意义。

对“墙内之人”而言，墙外之声具有一定的召唤性，其特殊的意味等待着知音者的辨认。墙外小商贩叫卖“乌臙糖”的声音，便曾如许惊动过范成大的耳朵：

落梅秾李趁时新，枯木崖边一任春。尚爱乡音醒病耳，隔墙时有卖饧人。③

诗人自注“卖饧人”为“谓唱卖‘乌臙糖’者”。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一诗中，范成大曾有“乌臙美饴饧”之句，自注称：“乌臙糖即白饧，俗言能去乌臙。”④白饧是一种麦芽糖，苏州人以其能去除污垢而叫它作“乌臙糖”，这一亲切、通俗的称呼恐怕只有本地人才懂。病中的范成大在墙外人吴侬软语的叫卖中听到的“乌臙”之声，像一把秘密的钥匙，在有形的“墙”上打开了一道通向故乡与童年回忆的无形之门。墙外之声弥合了过去与现在，带形如枯木的诗人暂时离开病床，回到墙外这个为“落梅秾李”所点缀的、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春日世界之中。

然而，声音来自“墙外”，士大夫的生活追求与市井的商业气息之间毕竟有别，需要“墙”的区隔。墙的存在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诗人身份的独立性。尤其是当墙外的“市声”象征着流俗的价值观念时，一个由自我内在修养所支撑的独立精神空间便显得格外必要：

市声汹汹鼓催阵，日影骎骎潮涨痕。消磨意气默数息，把玩光阴牢闭门。⑤

有了上述诗作的铺垫，出现在这首诗中的“市声汹汹”之语就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表述，而是真实的生活经验。诗中的书斋也因此而具有象征意味。与“市声汹汹”的墙外世界对比，书斋是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不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的空间。身处其中，范成大“把玩光阴牢闭门”，以内向静修的方式，倾听内在的声音，借此保持不同于俗的独立性。

事实上，在宋诗对“市声”的大量书写中，以其象征市井功利追求、日常尘世喧嚣的用法出现得非常频繁，而诗人多以“远市声”的姿态，保持个人修养与精神独立。⑥ 范成大的独特性在于，他并没有将这些声音一一拒于墙外，而是以“悲歌为黎元”的责任感，有意识地关注墙外之声，将之视作民生的表现方式来倾听和理解。“墙”的存在限制了视野，使人无视他人的生活；声音则不受此束缚，将下层市民生存的苦难广泛地散播。然而只有有心者才能听而有所闻。范成大以诗为方式，直面这无以回避的“墙外之声”，从中分外分明地听到了贩夫走卒谋生方式的艰难不易：

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籴米钱。⑦

夜深人静，骤然的降温带来狂风暴雨的肆虐。此时本应家家静眠，却有以占卜为生者的吆喝随风雨声

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 13《天晓诸人出市》条，傅林祥注《梦粱录·武林旧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年，第 180 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 16《鲞铺》条，第 223 页。
③ 《元夕四首》，《范石湖集》卷 25，第 350 页。
④ 《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范石湖集》卷 23，第 325 页。
⑤ 《殊不恶斋秋晚闲吟五绝》，《范石湖集》卷 25，第 356 页。
⑥ 杨万里：《宿徐元达小楼》便在“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之句后接以“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之句。而表达“远市声”之意的诗句则有如“但令庭宇洁，颇与尘嚣隔。市声不至乱琴书，厨烟可免冲咽哑”（刘宰《用前五字韵趣刘圣与建第》）、“小楼面面着疎棂，静有蟾光绝市声”（赵孟坚《临安客中》）、“积雨远市声，幽居近芳物”（张耒《疏梅二首》）、“市声不向耳根来，蒙密中间深结屋”（王炎《又题巢林》）等。
⑦ 《夜坐有感》，《范石湖集》卷 25，第 358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而至,范成大从中听到的是为饱腹而挣扎的生存之艰。在《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一诗中,范成大同样对卖药者为生存而与风雪相抗衡的"长鸣大咤"[①]付诸了深深同情。

"市声"亦促成了范成大对士大夫的自我责任进行反思:

窗明似月晓光新,被煖如薰睡息匀。冲雨贩夫墙外过,故应嗤我是何人。[②]

忧渴焦山业海深,贪渠刀蜜坐成禽。一身冒雪浑家煖,汝不能诗替汝吟。[③]

28岁(1154年)中取进士的范成大曾任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等职,累官至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在南宋政坛地位不小,却在诗中以冒雨谋生之贩夫的眼光,审视自己相对而言较为优裕的生活。"墙外之声"构成了反思的参照。在后一首诗中,范成大欲以代吟为方式,替墙外卖鱼者写尽生存之劳。这一"民胞物与"的关怀,亦是士大夫情怀的流露。

墙外的世界引起了墙内之人的共鸣、同情、质疑和反思。通过对声音的关注,范成大将一种扩大了的生活经验纳入诗歌的抒情表现之中,并以此丰富了"市声"这一新型意象的情感内涵与象征意义。

三、对传统诗歌意境的延承、挑战与开拓

本文在篇首处提到,对古典诗歌声音描写的既有研究多以唐诗为对象,讨论类型化意象在营造意境、表现情感上的功能。对这一抒情传统,范成大仍有所继承,并集中体现在一个特定的题材类型——宦游诗作中。范成大一生北上汴京、南赴桂林、西行入蜀,留下许多纪行之诗。在诸如"悲风忽来木叶战,落日虎嗥枯叶丛"[④]、"杜鹃无声猿叫断,惟有饥鸦迎客飞"[⑤]、"滩声悲壮夜蝉咽,并入小窗供不眠"[⑥]等句子中,"悲风"、"虎嗥"、"杜鹃"、"猿叫"、"饥鸦"、"滩声"、"夜蝉"等声音意象的高密度使用,将异乡客行者的旅途悲凉渲染得淋漓尽致。这些意象已随长久的历史积淀与前代诗人的反复书写成为类型化的经典。范成大延续了这些经典化的表达。

然而,这些诗句并不能体现范诗最为独特的品质。范诗声音描写的新开拓正在于以其现实化的观照挑战了具有"想象性"和"虚拟性"的诗歌意境[⑦],通过描述个体当下的直接体验,将一些与理想意境不符的现实"杂音"纳入诗境之中,探索它们的诗意化可能。

在前文所举的众多"市声"之外,不妨再以一句诗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特点。在一首以"睡觉"为题的诗中,范成大写到这样一种"夜长辗转"状态下的感受:"心兵休为一蚊动,句法却从孤雁来。"[⑧]诗中提及蚊鸣与孤雁两种声音意象。"孤雁"无疑是诗歌传统中的一个经典意象,常用以渲染边塞旷远、表现游子客行的孤寂。然而"一蚊"却非这一情境中的经典之声,对渲染首句"漏箭声中断角哀"所铺设的悲凉意境亦无作用。此句欲传递诗人克制自己不受蚊声烦扰的现实经验,诗人没有将情感完全交付于外物,对情感发生过程的自觉心理意识干扰了诗歌意境的浑融与情感的流畅。若将此联与前

① 全诗为:"十日啼号责望深,宁容安稳坐毡针。长鸣大咤欺风雪,不是甘心是苦心",《墙外卖药者九年无一日不过,吟唱之声甚适,雪中呼问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饥寒矣》,《范石湖集》卷33,第440页。

② 《枕上有感》,《范石湖集》卷25,第358页。

③ 《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范石湖集》卷26,第361页。

④ 《胡孙愁》,《范石湖集》卷16,第210页。

⑤ 《巫山高》,《范石湖集》卷16,第215页。

⑥ 《苏稽镇客舍》,《范石湖集》卷18,第256页。

⑦ 有研究者称,"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种种听觉意象更多的是属于想象性和符号性的心理经验,而非真实的声音记录",所表现的"并非时时是诗人的个体体验和表达的当下直接听到的自然声音",而是"具有了某种深厚的文化意味和情感意味的情景性声音",具有"想象性"和"虚拟性"的性质。参见廖国伟《试论古典诗词中的听觉意象》,《东岳论丛》1999年第6期。

⑧ 《睡觉》,《范石湖集》卷20,第291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代诗人“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①、“惊飙西北起，孤雁夜往还”②、“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③、“月下断猿空有影，雪中孤雁却无声”④等设句中对声音意象极具抒情性的选用方式相对比，便更能见出范成大以“一蚊”对“孤雁”在意境塑造与情感表达上的唐突龃龉。这一蚊之鸣，是与传统诗歌经典意境不相和谐的一丝杂音。

“市声”就是这样一些游离于传统诗意之外、尚未形成经典抒情性的杂音。在古典诗歌传统中，“寂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经典意境，与道家思想及文人的出世之情有着深刻关联。然而生活中并无绝对的静。在这个意义上，敏感于各种现实之声的范成大，其实是在诗歌中拒绝了一个绝对纯粹、至清至静的出世之境。我们常常可以在他的诗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十里山行杂市声，道旁无处濯尘缨”⑤，“市声”从城市蔓延至了山林，破坏了山野间本应有的出世静谧。范诗打碎了“自古云林远市朝”⑥这一将“朝市喧”与“山林静”对立起来的想象方式。又如“鼓板钟鱼彻晓喧，谁云方外事萧然”⑦，耳闻鸣鼓击钟等声，范成大感到方外世界亦非纯然出世之所。再如“爨婢请淘酒米，园丁催算花钱。如许日生公事，谁云穷巷萧然”⑧，一再感叹“谁云萧然”的范成大，其实是一再质疑传统的避世隐居图景的可能性。假若“寂静”本身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那么“声音”及其所意味的“现实”，便是惊扰桃花源之静谧的不安隐喻。与其代表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的书写精神一致⑨，范成大笔下的田园世界绝非唐人诗中“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⑩的孤立、隔断，总有无需叩门即可至的“墙外之声”时时出现，提醒诗人现实生活的复杂纷纭。在这个意义上，书写声音的敏感也是范成大的一种哲学。

那么，并不回避市井喧嚣的诗人该如何面对并不完美的现实，并从中发现值得书写的诗意？不少讨论宋诗特点的研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强调宋人“以俗为雅”的美学思想、凭借主体修养提升客体诗意的观照方式、在修辞中化平凡为神奇的写作艺术，等等。在这些方面，范诗并无非常个人性的创造，而是延续了宋代（尤其是北宋）诗人已有的开拓，在一些既定的模式中尝试对声音进行艺术化的转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法，便是利用“梦”的心理机制，以错觉描写为方式呈现日常声音的艺术变形。

如这首《枕上闻蒲饼焦》：

晓寒燕雀噤春阴，珍重清簧度好音。窗色熹微欹枕听，梦成舟檝竹溪深。⑪

诗题中的“蒲饼焦”是一种常见于江淮之间的鸟，又作“婆饼焦”。朦胧半醒的诗人伴着清灵的鸟鸣入梦，梦中仿佛驾着小舟进入了沿岸皆是竹林的溪流深处……范成大有意以梦为情境，借由鸟声形成的错觉描绘了一个清幽深远的动人之境。“梦里竹间喧雪急，觉来船底滚鸣沙”⑫、“一夜雨声鸣纸瓦，听成飞雪打船窗”⑬——类似的清幽之境不止一次在范成大诗中出现，可由鸟鸣唤来，亦可由浪滚沙鸣、雨打屋瓦招至。

---

① 蔡琰：《悲愤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01 页。
② 鲍照：《和王护军秋夕》，《鲍明远文集》卷 8，鲍照著，丁福林、丛玲玲校注《鲍照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 年，第 767 页。
③ 曹丕：《杂诗二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401 页。
④ 杜荀鹤：《和友人送弟》，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 692，中华书局，1999 年，第 8029 页。
⑤ 《题宝林寺可赋轩》，《范石湖集》卷 9，第 115 页。
⑥ 杜牧：《送隐者一绝》，杜牧著，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 年，第 610 页。
⑦ 《虎丘六绝句·方丈南窗》，《范石湖集》卷 32，第 435 页。
⑧ 《书事三绝》，《范石湖集》卷 29，第 403 页。
⑨ 钱锺书称，由陶渊明所开启的田园诗传统“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而范成大则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三联出版社，2001 年，第 329—330 页。
⑩ 王维：《济州过赵叟家宴》，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 1，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5 页。
⑪ 《枕上闻蒲饼焦》，《范石湖集》卷 25，第 355 页。
⑫ 《过江津县睡熟，不暇梢船》，《范石湖集》卷 19，第 267 页。
⑬ 《病中绝句八首》，《范石湖集》卷 4，第 46 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一以梦境为方式,对现实声音进行错觉式呈现的写法,并非范成大的独创。北宋诗人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一诗,是对声音进行怪诞、变形书写的更早实验:

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州白鸟双。马齿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①

在这首描写"白日梦"的诗中,马咬食豆秸的声响,在黄庭坚的午睡之梦中化成了风雨激浪的声音。然而这一错觉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精心布置的结果,服务于深邃的立意。此诗首二句已说明产生这一"错觉"的内在心理原因:身在官场、为世俗事务缠绕的黄庭坚,始终心念萧然出世的江湖世界。沧州翩飞的白鸟意象正是江湖的象征。正因诗人"潜意识"中对归隐江湖有着极深的执念,"马齿枯萁"之声才会有"风雨浪翻江"的幻化。因此,表面是写梦,诗人实际要表达的是江湖之念的执着深远,是内心深处隐微的心理状态。

黄诗的这一创造,在唐诗"情景交融"式抒情美学之外别开生面,开拓了一种借声音描写表现内心世界的新形式。这是一种以暗示的方式展现情感,将外露的抒情内敛为心理剖析而呈现的艺术,以对内心世界的开掘之深取胜,并因此而对南宋诗人有着深远的影响。除范成大外,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②这一书写报国之愿的名句,亦从黄诗结构中化出。繁杂多样的现实之声是引发梦境的外在诱因,类似一种具有"中转性"功能的意象。它们并不服务于意境的营造,也不直接寄托感情,而是依靠梦对时空与虚实的转化,折射内心的理想。曾感叹"市声麈午枕"③的黄庭坚,在"梦"的无限可能中找到了将现实与虚幻、世俗与理想、经验与诗意调和汇融的艺术方式。

市声代表了市井世界的纷繁杂响,它们游离于传统诗意之外,尚未形成经典的抒情性,却为宋人的诗歌实践所包容,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中发展出新的诗意、乃至形成新的传统,构成绵延持续的和声。本文以范成大为个案,展现宋诗有别于唐诗美学的自身特点,希冀能为更深入、细致地聆听古典诗歌的丰富异响聊作试音之举。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 《六月十七日昼寝》,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笺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内集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②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剑南诗稿校注》卷26,第1830页。

③ 《平阴张澄居士隐处三诗》,《山谷诗集注》内集卷1,第26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